

# 「中國文化」教學問題 \*

岑逸飛

各位朋友，很高興今日和大家分享關於中國文化教學的問題。我所說的只是個人意見，大家可作參考。因為題目說明是中國文化，大家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看文化教育問題。我們看教育，最重目標。目標不同，教學方法便有分別。中國傳統教學目標是很簡單的，從孔子開始，為學是學做人，故說：「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」我們從事學習應是為己，不是為人。為人即 show quali (炫耀)，現今的學士、碩士、博士等其實全都是 show quali。為自己的話，不必追求這些名銜。「為己」其實也很空泛，但孔子卻很強調這個概念，《論語·學而》篇開宗明義便說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，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」要弄清的是，「學而時習之」的「學」指甚麼？若不清楚，便很難了解中國文化的教學重點何在。「學」是從「覺」來的，是「覺」，不是「學」，指學一些內在的，自覺自己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。「學」即是自覺心，但訂下此目標以後，接著我們便問，要令學習的人有此自覺應怎麼做？老師的作用是甚麼？其實不是要很死板地教、定紀律。有很多東西是人人本身都具備的，而老師著重的是如何啟發，從旁點撥。最重要是學生自己本身的問題，要他聽從，跟從老師的指導。因為既是啟發，本身便是曲折的，不是直接的。如果再看「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」，就是所謂「以身作則」、「身教」，其身不正便沒法教育。老師的職責和牧師一樣，牧師不應非禮，老師所扮演的角色也差不多。那不是牧師犯了多少罪的問題，而是他角色的問題。就像那宗牧師非禮案，如果被告不是牧師，那事情其實就很小。但問題是牧師的角色也是「身教」。這就涉及「老師」本身的人格問題，可是這問題也很空泛。例如《大學》說：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、在新民、在止於至善。」但何謂「明明德」、「新民」、「止於至善」，可能愈說愈糊塗。其實我們可以對這個教學目標提供一些具體的方法。孔子並非說得空泛，他論教學時，「學」是「覺」，那麼「習」是甚麼？是否冥思苦想？其實孔子說的很具體，就是中國所說的「六藝」，「六經」中的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。這也要回應孔子所說的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」：「博文」指讀書，讀許多書；「約禮」指不違聖人之道。也可以說：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」目標也是「仁」。我們看典

---

\* 本文由張婉雯筆錄。

籍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六經都是學做人，但目標又有很具體的分別。《禮記·經解》中說《詩經》：「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。」何謂《詩》教？「溫柔敦厚，《詩》教也」。而「疏通知遠」則是《書》教，「知遠」就是知道古代的事，知道歷史。「疏通」就是指弄清社會現象的條理，即社會科學。《詩》教所指的是文學。啟發學生做人的道理，不是要單純默想，而是有過程。《易》則是「潔靜精微」，即哲學。「精微」指「究理盡性」，找出哲學的根源，也是一種學問。這需要的是專心、寧靜，心無雜念。社會活動太多的人，是不能當哲學家的，要深居簡出，與世隔絕，像康德那樣埋首書齋。《樂》教是「廣博易良」，「廣博」是可應用。音樂感染人，在很多地方都可應用。「易良」即易入門。孔子很重視音樂的應用，也最容易吸引學生。《禮》教是「恭儉莊敬」，指恭敬莊重，是修養的標準。《春秋》是「屬辭比事」，「比事」即褒貶評價，「屬辭」指歷史哲學，讀《春秋》就是明白歷史的微言大義。

但有時我們也有教學上的失誤。因此《經解》接著說：「《詩》之失，愚。」「愚蠢」的「愚」。人人都說中國文化「溫柔敦厚」，「溫柔敦厚」最大的弊病便是失之於愚。像《射鵰英雄傳》中的郭靖，他很敦厚，也很蠢，所以人人都喜歡楊過，不喜歡郭靖。「《書》之失，誣」，「知遠」知道太多古代的事，離開太遠，脫離事實，容易以訛傳訛。「《易》之失，賊」，搞哲學很容易鑽牛角尖，搞邏輯到最後要句句斟酌，離開了本義。「《禮》之失，繁」，太多繁文縟節。「《樂》之失，奢」，「奢侈」的「奢」，不知節制。「《春秋》之失，亂」，「亂」就是不懂微言大義，國家社會因此混亂。

其實再看這課程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也很完備。但中國傳統文化教學也有欠缺，要重新加以充實和補充。中國傳統教學目標是做人，這是很對的。但若只強調這方面，便不適合現代社會。因為現代社會需要許多知識和技能。做個堂堂正正的人是很重要的，但沒知識和技能卻不能求生。其實知識與人格的陶冶應該相提並重，對學生人格要重視，但也不能忽略知識。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課程中也很全面，有文學、社會科學、歷史、哲學等，但有一樣沒有，那就是自然科學。當今社會非常重視自然科學。孔子今日如果不會電腦，便和社會脫節了。在知識領域中，自然科學很重要。孔子並非完全不涉及，他提過自己不如老農圃，主張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」。但只知「名」，可以作詩學文，但那是不夠的。今日我們要知「義」。而單講「鳥獸草木」也只是生物學，化學、物理學如何？應要在「鳥獸草木」之餘加上「無機物」，即是指我們的學識可以再廣一些。談中國文化，也不是唯孔子獨尊，也有道家哲學。道家可與自然科學掛鉤。我們可以「道家」發揚科學精神，以「儒家」發揚道德精神。若說儒家，最重要的還是「身教」，在教學及人格培養方面，這都是最快最好的。可以引荀子《勸學》篇中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總結：「學莫便乎近其人，……學之經〔徑〕莫速乎好其人。」學生喜歡那老師，便會學得快；如果老師上課，學生睡覺，一切都是徒然。